

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

吳緝華

- 一、引言
- 二、從歷史上看東勝的軍事地位
- 三、明初東勝的設防
- 四、東勝衛的內移與河套的放棄
- 五、附論

一、引言

現在，巍然矗立於北方邊疆上的長城，給觀覽勝蹟者，增添無限思古之幽情。如追溯這條長城（現在所能看到的長城）修築的時代和原因，乃由於明代河套以北的棄防，以致蒙古人『踰山牧馬』，進入水草肥美的河套遊牧，勢力逐漸浩大，侵犯掠奪，成了明代北方邊疆上的大患；明代為了應付這個大挑戰，曾費過不少的苦心，又不能澈底剷除所謂『套寇』的侵犯，因此採取長久防守政策，而促成這條長城的修築。

但考證歷史事實，明代初年在河套以北，即黃河北岸，並非沒有設防。當明太祖驅逐元朝北竄後，曾在黃河以外設有東勝衛，以防蒙古人的復侵。然而到明成祖永樂時代，將東勝衛內移，棄黃河不守；河套以北失去屏障，蒙古人才能駐牧河套中，造成兩百年來明代與蒙古人戰亂的局面，於是留下中國現代的長城遺蹟。今就史籍中片段的記載，將明初東勝設防與棄防的歷史，加以論證。

二、從歷史上看東勝的軍事地位

明代初年，明太祖曾在河套以北設東勝衛；我們認為河套以北的設防，乃是防禦蒙古人入駐河套南下侵犯的上策。如果先看一下河套以北的東勝在中國史上的軍事地位，更可證明東勝的設防與棄防，對明代北方邊防有重大的影響。

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

河套以北的設防，其重要意義，在保障河套的安全。所以古代對河套的經營，也有相當的苦心。清乾隆黃氏（名字未詳）撰李培輯刊秦邊紀略卷下云：

河套……戰國屬於趙。秦爲河南新秦上郡九原地，沿河築城，扶蘇蒙恬所經營爲縣三十有奇。漢置五原郡，主父偃所謂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內省輸運成漕，廣中國邊備也。晉因漢領縣十，後屬苻秦，晉末始據於赫連氏，其後宇文泰據有其地。隋置勝州榆林郡，更築長城。唐初破突厥……置六州，而以唐人爲刺史……張仁愿北踰黃河，因趙武靈王故址築三受降城……唐末，拓拔思恭恩忠以討黃巢功，賜姓拜爵，奄有寧夏綏豐勝宥麟五州地。延五代及宋，遂建國爲夏……蓋土地廣大，根固盤結非一朝一夕，終宋之世，而莫之何矣。元滅夏，置中書省，亦謂之中興路。

此乃古代經營河套的概述。河套以北的設防，才能保障河套的安全。案清胡林翼纂王兆涵校讀史兵略續編卷九云：

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

由此可以看出在黃河以北設防，來保衛河套之安全，而外族不敢『踰山牧馬』，這是非常重要的邊防政策。

東勝在中國史上的沿革，案歐陽修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云：

勝州榆林郡，下，都督府，武德中，沒梁師都，師都平，復置。土貢胡布、青他、鹿角、芍藥、徐長卿。戶四千一百八十七，口二萬九百五十二。縣二，〔有義勇軍。〕榆林〔中下，有隋故榆林宮，東有榆林關，貞觀十三年置〕。河賓〔中下，貞觀三年置，以縣置雲州。四年曰威州。八年州廢來屬。東北有河濱關，貞觀七年置〕。

唐代勝州已爲邊疆要地，所屬有榆林河濱二縣。案遼史卷四一地理志五又云：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隋開皇七年置勝州，大業五年改榆林郡，唐貞觀五年於南河地置決勝州，故謂此爲東勝州。天寶七年又爲榆林郡，乾元元年復爲勝州。太祖神冊元年，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州廢。晉割代北來

獻，復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榆林縣，河濱縣。

由此可知，隋文帝開皇七年（五八七）曾置勝州；到唐代太宗貞觀五年（六三一），又在南河地置決勝州，因此稱勝州爲東勝州，這是東勝命名之由來。東勝的名稱在隋唐時代雖有改變，但由此可知，遠在隋唐時代東勝已有設施，在中國史上已藉東勝爲要塞來防禦邊疆。遼金元時代，東勝仍爲軍事重地。案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云：

東勝州，下，邊刺史，國初置武興軍，有古東勝城。戶三千五百三十一。縣一鎮一，東勝，鎮一寧化。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云：

東勝州，下，唐勝州，又改榆林郡，又復爲勝州。張仁愿三受降城，東城南直榆林，後以東城濱河徙置綏遠峯南郡，今東勝州是也。金初屬西夏，後復取之。元至元二年省寧邊州之半入焉，舊有東勝縣及錄事司，四年省入州。

元史卷五世祖本紀二又云：

至元元年……十二月……戊辰，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四年……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興路至西京之東勝立水驛十。

沿黃河計水程而達東勝，以通漕運；並且又自中興路至西京之東勝立水驛。當然設驛站及通漕運以達東勝，這是控制東勝之重要條件。

由以上的論證，無可疑義的，東勝在中國歷史上，已爲防守邊疆的要塞，並且由此可以證明在黃河以北的設防，外族不敢『蹠山牧馬』。這一片土地沃饒及水草肥美的河套，不能落於蒙古人手中，確賴河套以北的設防，因此邊疆得到安寧，這在歷史上對中國境內的長治久安，有重要的影響。

三、明初東勝的設防

河套以北的設防，蒙古人不敢南下侵犯，確是中國史上不可抹滅的有利邊防政策。當明代開國推翻元朝，明太祖對西北地區，曾加緊其軍事行動，在遙遠的邊疆上置東勝衛，以保障西北邊疆的安全。

如明初太祖對西北邊防的經營，案明萬曆時代創修清康熙時代重修本延綏鎮志卷

五云：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出蕭關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三年二月，大同將金朝興取東勝，秋七月偏將軍李文忠與元脫烈百孔興戰於白楊門，擒之，孔興走綏德。四年，大將軍湯和攻察汗腦兒，獲猛將虎陳，定東勝置延安綏德三衛。七年文忠敗元兵於豐州。九年三月，湯和傅友德屯延安；四月伯顏帖木兒犯邊，敗降之。二十七年三月城東勝。

這是一段太祖定西北地區的概述。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取東勝州，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四九亦云：

洪武三年二月……乙酉，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這時明代雖然取東勝，似乎對東勝並無有力的控制。到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正月，元朝的樞密都連帖木兒等自東勝州來降，明太祖曾在該地置軍事上的千戶所百戶所，而利用招懷政策，以蒙古人統治這個遼遠的地域。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六〇云：

洪武四年春正月……癸卯……故元樞密都連帖木兒等自東勝來降，詔置失寶赤千戶所一，百戶所十一。五花千戶所一，百戶所五。幹魯忽奴千戶所一，百戶所十。燕只千戶所一，百戶所十。凳吉利千戶所一，百戶所六。以都連帖木兒劉榮兒只丑的爲千戶，給三所印，大賜文綺帛一疋，金繡盤襲衣及文綺錦衣銀碗靴襪有差。復遣侍儀司通事舍人馬哈薩齊燕只凳吉刺千戶所印二，往東勝州命伯顏帖木兒答海馬里卜蘭歹也里沙榮列圖潤潤歹爲千戶，賜文綺帛人十二疋，銀碗一。官屬卜顏帖木兒等四十三人，賜文綺帛人八疋。特賜都連帖木兒之父潤潤帖木兒銀碗一，文綺帛十疋。

東勝一帶在洪武初年置有千戶所與百戶所，所以當洪武四年在東勝的地區內，已有軍事設施了。

洪武四年，東勝既正式設有軍事防禦，並且明太祖對該地曾加以關懷，東勝州和山西澧州太原府興縣同樣的以旱災詔免其田租。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六〇云：

洪武四年正月……戊辰，山西澧州東勝太原府興縣以去年旱災詔免其田租。由此可知，這時東勝不但有軍事的設施，並且已有稅收了。

據明實錄的記載在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東勝已有稅收，並且已置千戶所百戶

所。但前文引延綏鎮志已云洪武四年定東勝置延安綏德三衛，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二山西亦云：

東勝衛，元東勝州，屬大同路。洪武四年正月，州廢置衛。二十五年八月，分置東勝左右中前後五衛，屬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罷中前後三衛。

又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六〇云：

洪武四年正月……辛亥……陞東勝衛指揮僉事程暹爲鞏昌衛指揮使。

這些資料，都說明了在洪武四年東勝衛已經設置，而實際上則頗爲可疑。

譬如在前文所引明實錄洪武四年春正月癸卯，即此處所引明實錄洪武四年正月辛亥的前八天。而在前文所引明實錄中，只說東勝州一帶置千戶所百戶所，並未言及置衛。雖然衛與所都是明代地方上的軍事設施，（案明史兵志云：『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而衛比所要大，衛與所是不同的。而且明實錄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明太祖曾下詔書致仕武官，自指揮以下者往東勝大同等處置衛。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〇二云：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丑……詔致仕武官，自指揮而下俱往東勝大同等處置衛，人賜鈔百五十錠。

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下詔於東勝大同等處置衛後，過了六個月，到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實錄又正式記載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二衛。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二五云：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十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

由此可知，在洪武二十六年，東勝才同樣的和大同宣府等地正式置衛，而成爲明初定制。

東勝置衛後，於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築東勝城。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三二云：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辰……發山西軍士築東勝城，北平軍士築宣府城。

實錄亦云東勝城與北平以北的宣府城，同時築於洪武二十七年。但明史兵志則云東勝

明初東勝的設防與兼防

城築於二十五年。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邊防云：

二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

雖然東勝城修築的年代，在記載上有兩年之差，但東勝在明初已設衛並又築城，毫無疑義的，東勝已和大同宣府等地成爲北方邊防要塞。

上文已論證東勝在明初有軍事設施，爲防守邊疆的要塞。我們再看東勝地域在何處。案讀史兵略續編卷九云：

東勝卽東勝州，歸化城西，黃河東岸。

東勝即古代的東勝州，在今綏遠省歸化城西方。近人馬福祥的朔方道志卷二輿地志上邊界又云：

黃河自寧夏東北流，經榆林西舊豐州西，折而東經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經舊東勝衛，又東入山西平虜衛，地界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環之，所謂河套也。

若以黃河河流所經的地區來看，黃河自寧夏東北，向北流去，再經一個小的曲折，向東流去，經五原地區，過東勝，再南流又東入山西省。也可以說黃河流經綏遠省，形成一個箕形的河套地域，而東勝即在河套以外的東北角上。案清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歸化城六廳云：

東勝州故城，在托克托城地，黃河東岸。……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於河套中。

東勝是在今綏遠省托克托城地帶，所謂黃河的東北岸。東勝乃防衛河套的門戶，所以河套與東勝的關係非常密切。

明代開國，驅逐元朝北竄後，在西北邊疆上的河套以外，明太祖認爲設東勝衛，可以阻止蒙古人的復侵，河套才有平靜，西北邊疆才有安寧，這是明太祖的卓越看法。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一陝西十云：

是時，自東勝迤西路通寧夏，皆有墩臺牆塹。

明刊本張天復輯皇輿考卷九九邊圖敍云：

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卽其地。

以明代整個北方邊疆橫的方面來看，從東勝以東，有大同宣府遼東聲勢相連；自東勝往西，通寧夏，都有墩臺牆塹相望。所以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所謂『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東勝在邊防上極為重要。

我們再看縱的方面，設東勝衛後，東勝以北不必說，當然是蒙古人所在地；而在東勝以南，即在河套南邊，又有明代所設九邊之一的延綏鎮相為犄角。案曹學佺大明一統名勝志陝西名勝志卷十二：

國初設東勝衛於套北，又設延綏鎮於套南，藉如帶之河相為犄角，與雲川玉林衛所聲援聯絡，以故關陝晉雲之間，晏無虜警。

在明代初年，河套以外有東勝的防衛，河套以南又設延綏鎮守禦（參見拙著明代延綏鎮的地域及其軍事地位，載第二屆亞洲史學家會議論文集，1962，臺北）河套得到平靜，西北一帶得到安寧。可知東勝却是明初邊防上縱橫兩方面的要隘。

四、東勝衛的內移與河套的放棄

東勝的防禦，從洪武經過建文到永樂時代，已有改變。就在明成祖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北方的邊防又重新部署，而將東勝左右二衛及燕山遵化通州薊州等六十一衛，皆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明實錄太宗永樂實錄卷一六云：

永樂元年二月……辛亥……以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興左、濟州、濟陽、真安、遵化、通州、薊州、密雲中、密雲後、永平、山海、萬全左、馬全右、宣府前、懷安、開平、開平中、興州左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隆慶、東勝左、東勝右、鎮朔、涿鹿、定邊、玉林、雲川、高山、義勇左、右中前後、神武左右中前後、武成左右中前後、忠義左右中前後，武功中、虜龍、鎮虜、武清、撫寧、天津右、寧山六十一衛，梁成興和常山三守禦千戶所，俱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北方邊疆上的防禦有了調動，到永樂元年三月並且又設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等處守禦。明實錄太宗永樂實錄卷一七云：

永樂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爲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于順義，右屯衛于

薊州，中屯衛于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于懷仁等處守禦。

在永樂元年東勝衛的軍事設施已內移。

上文云永樂元年二月移東勝左右二衛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即所謂移東勝衛於畿輔之地。案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歸化六廳云：

東勝州故城……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永樂初移入畿輔，其他遂墟。

當時將東勝衛移畿輔之地，乃東勝左衛移於北直隸盧龍縣的永平，右衛移於遵化。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邊防云：

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他。

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山西云：

永樂元年二月，徙左衛於北直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直隸後軍都督府。

三月置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等處守禦，而衛城遂墟。

永樂元年二月移東勝衛於永平及遵化，同時於永樂元年三月移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於山西省大同西南方的懷仁，東勝衛及城而虛，放棄了這一個軍事要地。

明成祖於永樂元年將東勝衛內移的原因何在？上文引明史兵志云『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而內移，這固然可以算着東勝內移的一個原因。但是我們據當時的歷史事實來分析，明成祖於永樂元年將東勝衛內移，棄黃河不守以後的時代，是明代武功盛大而向外發展的時期，在軍事上並不是一個懦弱而怕艱苦不敢前進的時代。譬如在北方，明成祖會將政治重心由江南的金陵遷到軍事邊緣的北平去，以鎮守北邊的安寧；明成祖並且又率大軍五次親征漠北，輾轉有數千里的路途深入蒙古，曾至斡難河等地；每次親征都費去半年的時間，（參閱拙著明代海運及運河的研究，第三章第一節明成祖向北方的發展與南北轉運的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三。）這是明成祖永樂時代不可抹滅的事實，最後明成祖就死在第五次北征的途中榆木川。明成祖的北征深入漠北，其艱難困苦的情況，早已超過防守邊疆上的東勝衛以及其他軍事據點的困難。恐怕在明成祖的心目中認為，防禦蒙古人侵入的安邊善策，明代必須時常要遣大軍深入蒙古征討，而使蒙古人遠遁不敢南下侵犯。據當時五次親征蒙古

的歷史事實來看，頗有此現象。所以明成祖屢次深入蒙古親征，有更積極的安邊政策，而忽略了東勝衛在邊防上的地位，這是明代邊防上一個大損失。

後來成化時代的兵部尚書王復又云，在永樂初年，蒙古人遠遁，邊疆平安無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延綏在河套以南，與黃河以北的東勝，成為河套內外南北對立形勢。東勝放棄後，當然與河套防禦有密切關係的地區，要算延綏鎮；東勝放棄，而移守備軍馬於延綏，增強其防衛力量，也是必然的事。案明刊本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六七云：

王復言……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通寧夏墩基址尚存。永樂初，殘胡遠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守。

又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一陝西十云：

是時自東勝迤西路通寧夏，皆有墩臺牆塹。永樂初見亡元遠遁，始移治延綏，棄河不守。

明成祖將東勝衛及其軍馬內移，棄黃河而不守，我們認為這是明成祖在邊防上的失策，兵部尚書王復曾替明成祖放棄東勝洗刷責任，說是永樂時棄河不守，誠然使兵強糧足，仍舊準明太祖之制來據守黃河。明史卷一七七王復傳云：

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

儘管王復如何替明成祖找理由，但我們認為，明成祖棄東勝，在西北邊防上已鑄成了大錯。

據明史地理志，在英宗正統三年(一四三八)九月復置東勝衛而又廢除。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山西云：

東勝衛……正統三年九月復置，後仍廢。

案明實錄英宗正統實錄卷三四，正統三年九月未有復置東勝衛的記載。或是由於正統時雖復置東勝衛，因時間短暫，明實錄沒提到這件事。

繼明成祖之後，為仁宗宣宗昇平時期，北方邊疆依然安寧，但後來的皇帝，不能像明成祖的氣魄，時常深入蒙古征討。於是到宣宗末年，邊患漸起。至英宗正統時代，宦官王振專政，開始明代宦官僭越相權之患，政治腐敗，邊防也敗壞下來。(參

閻拙作明仁宣時內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最後在正統十四年(己巳年)(一四四九)也先大舉入寇，宦官王振促英宗率大軍親征也先，在『土木之役』全軍覆沒，英宗被俘。明代自開國以來，遭到空前的浩劫。從此以後，明代北方的邊疆，在蒙古人大規模的侵犯下，少有安定的日子了。先前明成祖曾將東勝衛內移而虛其地，到正統十四年明代在邊疆上遭遇慘敗後，東勝乃真的失去了。明刊本魏煥皇明九邊考卷一云：

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

圖書編卷四七云：

己巳之變，東勝失守。

己巳之變，即正統十四年土木之役，在這時東勝真的失去。東勝失去後，河套的保障消失，蒙古人便可以進入河套遊牧和南下侵犯了。

五、附論

河套以北的設防，是中國歷史上保障河套安全的寶貴經驗。明代初年，太祖在河套以北也設有東勝衛，防禦蒙古人的南侵。但成祖即位，却忽略在河套以北設防的地位，將東勝內移；又至正統十四年東勝失去，可以說明代在河套以北地區的防務完全失去了。我們認為自此以後，橫在明代面前的是，如何應付外族的『踰山牧馬』？河套的安全如何才有保障？這將給明代一個嚴重的考驗。

事情發生的非常明顯，自正統時代失去東勝，河套失去屏障後，蒙古人隨時都可以渡黃河入駐河套遊牧而南侵。皇輿考卷九九邊圖考敍云：『正統以來，有司失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當正統末年東勝失去以後，接着是景泰時代，這時蒙古人雖侵犯延綏和慶陽，尚不敢深入。然而到天順時代以後，蒙古人如李來毛里阿羅出李羅忽等相繼遊牧於水草肥美的河套中，蔓延滋長，勢力逐漸強大，形成蒙古一股堅強的力量，遂深入為寇，成了明代北方邊疆上的大患。這是明代歷史上所稱的『套寇』。蒙古人的侵犯到成化時代，愈演越熾。在河套以南，面對蒙古人侵犯的防禦重鎮，即為九邊之一的延綏鎮。自東勝失去後，延綏鎮的軍事地位異常重要。但又因延綏鎮的地域在河套以南，而遠離河套，延綏鎮防守的營堡反在

外，秦邊紀略卷下云：『河套之與延寧，無名山大川以關隔，又非有高壘深溝，無地不可入寇』。所以明代以河套以南的延綏鎮來防守蒙古人的南侵，是失利的。（參閱拙著明代延綏鎮的地域及其軍事地位）邊將的征討又無進展，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隨着蒙古人侵犯的戰爭消耗了。

成化時代，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見明代不能阻止蒙古人的侵犯，便主張採取長久防守之策，沿邊築牆置堡，加以防禦。這是明代所稱的『邊牆』，也是中國現代史上所見到的萬里長城。明代最初防禦『套寇』侵犯所修的長城，乃於成化十年（一四七三）自清水營往西經榆林至花馬池一千七百餘里的長城，這是明代修築萬里長城的開始。如果要問中國現代史上的萬里長城修築的原因，我們認為乃明代放棄東勝，河套以北失去防守，蒙古人始能入駐河套南侵，明代以延綏鎮防守佔地理上的劣勢，而邊將征討又無功效，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下，而促成了長城的修築。同時余子俊又將延綏鎮由綏德徙於榆林，明代採取據牆爲守的邊防政策，（參閱拙著明代延綏鎮的地域及其軍事地位）成為明代邊防政策的定制。雖如此，明代以延綏鎮據牆而守，因該地不產五穀，芻糧供應又要依賴內地。如大明會典卷一三〇職方司鎮戍五各鎮分例二云：『延綏，國初築東勝等城，戍守河外。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鎮城舊在綏德，捐米脂魚河等地于外，幾三百里，成化中徙鎮榆林堡。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聯墩句堡，橫截河套之口，遂稱雄鎮。但鎮城不產五穀，芻糧皆仰給腹裏。饋餉不足，而連年調遣入衛，兵力少弱矣。』芻糧不足，造成守備官軍勢力弱小。但河套則利種植，却棄於長城以外。秦邊紀略卷下又云：『河套……自古迄今皆利種植，非無委積也。不鼓勇前行，而但守一牆以爲固，則塞垣內地之兵民歲供殺戮，可謂據全勝而取敗，反逸爲勞矣。』這說明了明代在這一帶修長城，以延綏鎮爲防守陣地，在邊防上佔不利的地位。

同時我們認爲，這段長城修成後，並不是摧毀蒙古人在河套內本身的力量；相反的，自這段長城修成後，却把整個河套棄於長城之外，而明代則明確的劃出一條永久的防線，那一大片水草肥美的河套，可以永久讓蒙古人大膽的遊牧其間，做爲蒙古人南侵明代良好的根據地。蒙古人據有利的地位，進可向明代的邊疆侵犯，退可以駐牧河套中，這又是明代邊防的失利。

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

所以自東勝失去後，蒙古人入駐河套間，勢力只有日漸增强，寇邊掠奪的事實絕不會停止，明代依然要付出大的力量應付蒙古人的侵犯。到明神宗萬曆初年，內閣大學士張居正當政的時代，邊疆的軍事稍有進展，但其邊防政策的重點，仍因循過去的政策，築長城以禦敵。如萬曆元年（一五七三）三月築宣府北路長城；萬曆二年（一五七三）二月築遼東西臺牆，三月築大同一帶的長城；萬曆四年（一五七五）三月修築薊州昌平一帶長城；萬曆十年（一五八一）三月又築山西一帶長城。到萬曆時代明代北方邊疆上的長城整個修成。但我們認為，明代以億萬的庫藏雖將萬里長城修成，還需要雄厚的兵力，才能做有效的防守；並不是修一道長城就可以阻止蒙古人的侵犯。並且我們覺得長城雖然修成，而蒙古人的勢力仍舊存在；他們騎着快馬，攻擊力量薄弱的守軍，崩牆而入，縱橫掠奪，這是經常發生的事。長城並沒有阻止蒙古人的侵犯，所以蒙古人據河套南侵之患，與明代相始終。

明代放棄東勝，河套以北失去防守，蒙古人始能入居河套南侵。兩百年來，明代北方的邊疆，大部份時間都在戰事的狀態下，明代的物力與軍力，以及邊疆上百姓的生命財產，隨着蒙古人侵犯而有大量的消耗與喪失，這也是造成明代衰亡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明代沒有因循漢唐時代在河套以北設防，以黃河為防禦的舊規，而棄去黃河以北的東勝，對明代的影響非常重大。所以明代一時忽略東勝在邊防上的地位，實在是明代歷史上一件慘痛可惜的事！